

現代名著譯叢②④ 郭博文・高承恕主編

理性化與官僚化

——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

Wolfgang Schluchter 著・顧忠華譯

Wolfgang Schluchter 著 · 顧忠華譯

現代名著譯叢②④

理性化與官僚化

——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

現代名著譯叢②

理性化與官僚化 ——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

75.12.0837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一二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第二次印行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著者 Wolfgang Schluchter

譯者 顧 忠 華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

電話：7631000-694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 11008-24 •

*Rationalisierung und Bürokratisierung: Zwei
Studien zu Max Weber*

aus: Wolfgang Schluchter, *Rationalismus der
Weltbeherrschung: Studien zu Max Web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0



韋伯一九一七年在勞恩斯坦堡

作者簡介

本書原作者沃夫崗·施路赫特 (Wolfgang Schluchter) 現任西德海德堡 (Heidelberg) 大學社會系正教授。施路赫特教授，一九三八年出生於斯圖加特附近的路特維希斯堡 (Ludwigsburg)，屬於西德在戰後培養出的少壯派社會學者。求學期間，他曾在杜賓根、慕尼黑及西柏林等地修習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和哲學，一九六七年於柏林自由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一九七二年於曼罕 (Mannheim) 大學通過教授資格審定 (Habilitation)。其教學經歷如下：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任新加坡大學客座教授，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六年返德擔任杜塞道夫大學正教授，一九七六年轉至海德堡大學迄今，自一九八六年起並與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研究所訂有訪問計劃，每兩年應邀前往講學一學期。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年曾任西德社會學學會副會長，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同時擔任海德堡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院院長一職。

施路赫特教授的研究領域以社會學理論、組織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為主，其中則以他對韋伯社會學說之整理與詮釋最受矚目。他在這方面的著作除了本書所譯文章外尚有：〔

西方理性主義之發展) (*Die Entwicklung des okzidentalen Rationalismus* (Tübingen 1979; 英譯: *The 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Max Weber's Developmental History*, Berkeley, 1981)。就韋伯的比較宗教著作, 施路赫特分別編輯了專題討論的論文集, 截至目前為止, 已出版關於古代猶太教 (*Max Webers Studie über das antike Judentum*, Frankfurt, 1981), 儒教與道教 (*Max Webers Studie über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 Frankfurt, 1983), 印度教與佛教 (*Max Webers Studie über Hinduismus und Buddhismus*, Frankfurt, 1984) 及古代基督教 (*Max Webers Sicht des antiken Christentums*, Frankfurt, 1985), 預計尚包括現代學者對韋伯在回教研究以及宗教改革史方面所作貢獻的評價。一九七八年起, 施路赫特教授積極參與 [韋伯全集] (*Max Weber-Gesamtausgabe*) 的編輯工作, 並起草此一全集的編輯方針 (*Einführung in die Max Weber-Gesamtausgabe*, in: *Prospekt der Max Weber-Gesamtausgabe*, Hrsg von J.C.B. Mohr Verlag, Tübingen 1981), 在推動「韋伯學」的研究上, 可謂不遺餘力。

本書引用之韋伯著作中英文對照表

本書經常引用之韋伯著作，在註釋中以下列之縮寫字母代表。

WuG=*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ed. J. Winckelmann, 第四版, Tübingen, 1956 (英譯: *Economy and Society*, Eds. G. Roth and C. Wittich; trans. E. Fischoff et al. New York, 1968)

RS I, II, III=*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Tübingen, 1972 (RS I), 1972 (RS II), 1971 (RS III) 照相重印版。

WL=*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ed.
J. Winckelmann, 第二版, Tübingen, 1958

PE =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首刊於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後收入 RS I。(中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張漢裕譯，協志叢書，1960)

SS=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olitik. Tübingen, 1924 o

SW=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al-und Wirtschaft-

sgeschichte, Tübingen, 1924。

PS=*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Tübingen, 1958。

理性化與官僚化——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

施路赫特 (Wolfgang Schluchter) 著；顧忠華譯。

--臺北市：聯經，民75〔民76第二次印行〕

〔1〕，170面；21公分；--（現代名著譯叢；24）

譯自：Rationalismus der Weltbeherrschung

附錄：1. 關於韋伯「中間考察」一文的考證；2. 韋伯著作的分期問題

新臺幣120元（平裝）

I 施路赫特 (Schluchter, Wolfgang, 1938-) 著 II 顧忠華譯
540.2943/8453

目錄

作者簡介.....	i
本書引用之韋伯著作中英文對照表.....	iii
理性化的矛盾	
——韋伯論「倫理」與「世界」之關係.....	1
官僚制與民主	
——韋伯論政治效率與政治自由之關係.....	65
附錄	
關於韋伯「中間考察」一文的考證.....	157
韋伯著作的分期問題.....	165
譯後記.....	169

理性化的矛盾

—韋伯論「倫理」與「世界」之關係

對世界之非理性的經驗……曾是宗教發展上的驅使動力。

——韋伯

Appendix 1

今日的社會學者們在評斷現代社會的「理性」時，有著相當分歧的看法。茲舉兩例以說明：對帕深思(T. Parsons)而言，現代社會是歷來社會發展中最理性的一個體系。它擁有其他社會所無法達到的適應能力，這種適應力的基礎乃深植於現代社會的多面向性，亦即使進步的變遷所以可能的一種結構上的多元主義。隨著社會的變遷，個人的自由終究也會愈來愈增加²。相反地，對馬庫色(H. Marcuse)而言，高度工業化的社會卻正是歷來所發展的社會形態中最不理性的一個。它擁有的是其他社會所無法獲致的操縱能力。這種操縱力的基礎乃在於現代社會的單面向性(one-dimensionality)，使得進步的變遷力量持續地受到壓制。同時，這份強大的操縱力量也威脅到了本來便不多的自由，雖然這些

自由是經過工業化的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好不容易才爭取到來的³。

這種對現狀極端不同的判斷，令我們很難找到一個調和雙方的立場。這種立場即使有可能，我想它也無法消弭彼此的差異，而毋寧是站在承認差異這一端的。或許我們可以透過對整個問題之來龍去脈的觀察，即從一種「問題史」的角度出發，來闡明這種差異的由來。

就算帕深思及馬庫色的立場多麼南轅北轍，彼此不能相容，他們倆還是有一個「共同的」立足點：即韋伯（Max Weber）的觀點。我們可以說，帕、馬兩人在對現代社會的過往和未來，以及對其理性的特徵下判斷時，都深受到韋伯的影響⁴。當然他們都不願意停留在韋伯的分析層次——一個想要超越韋伯（帕深思），另一個則企圖回復到韋伯之前的心態（馬庫色）。我個人的看法則是：我們不妨在韋伯的立場上多逗留一會兒。因為韋伯的社會學不僅如所有的社會學說般，本身便屬於「現實問題的自我表達」⁵；他所看到的問題至少有很大一部份仍然是我們今天的問題。而且他的看法既不是系統理論、也不是新馬克思主義所能夠取代。韋伯綜合了他對資本主義——這一「近代西方的理性主義」——所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分析，全面地檢視了一種情況；亦即西方經過長久以來的發展，直到近代方才「完成」的「世界解除魔咒」（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的過程⁶。他的分析同時觸及到現世秩序的理性化、人類對現世態度的知性化，以及這整個進展中隱含的種種矛盾。這些理

性化過程中的內在矛盾，不僅給現代社會帶來了所謂操縱控制上的問題，更產生了一個根本上的「意義」問題。

許多學者已一再強調，以理性主義或理性化的問題作為整體觀察韋伯立場的重心，乃是最恰當的⁷。然而，這必須以概念的明確化做為前提。諸如「理性主義」或「理性化」的概念在韋伯的用法中一直是不怎麼確切。在此，我建議劃分清楚理性主義的三種意含⁸：

首先，理性主義意指一種透過計算來支配事物的能力。這種理性主義乃是經驗知識及技能的成果，可說是廣義的科學—技術的理性主義⁹。其次，理性主義意謂（思想層次上）意義關聯的系統化，即把「意義目的」加以知性探討和刻意昇華的成果。這一份努力乃源自於文化人的「內心需求」：人們不但要求將「世界」當作一個充滿意義的宇宙來把握，更必須表明自己對此「世界」的態度。這層涵義下的理性可稱為形上學—倫理的理性主義¹⁰。最後，理性主義也代表一種有系統、有方法的生活態度。由於它乃是意義關聯及利害關係制度化的結果，可稱為實際的理性主義¹¹。

所有這三種理性主義皆隨著不同的社會狀況而有所變化，相互間也存在著不同的結合關係。我們所特別感興趣的是：科學的及倫理的理性主義，在它們的歷史形態下，究竟如何與實際理性主義的歷史形態巧妙地連結起來。因為，人類在發展「實際—合理之生活態度」¹²的特定形式時，他的能力並不完全取決於他對切身利害的關心，或他所處的社會中所規定的利益追求之道。這種能力同時得視人們對待「世

界」以及「神祇」的態度而定，人們如何解釋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定義自己與超自然的關係皆屬於理念的範圍。若用韋伯的話來說：「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是（物質上及精神上的）利益¹³，而不是理念。但是，透過『理念』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經常如鐵路上的轉轍器一般，規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利益的動力推進著行為。人們藉著這種世界圖像試圖解答下列的疑問：我們願意『從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後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記——要如何才能獲得解救。」¹⁴

下面我將試著把韋伯對理性化的分析——尤其是他著眼於西方近代文化而導引出的解除魔咒說（Entzauberungstheorie）——在所謂的「世界圖像」層次上進行重建。前提是，這個層次必須能有意義地分離出來觀察。我認為這不僅可能，而且我們不需要因此認定韋伯主張唯心史觀，更不必要將韋伯的理論恣意加以「唯心化」。為了說明此點，先探討一下韋伯的研究方法乃是有幫助的。在這裏我主要以韋伯對世界各大宗教之經濟倫理所作的研究為例，並以此一研究計劃做為本文討論的對象¹⁵。

韋伯在「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研究計劃中所應用的方法可說是一種嘗試，想把唯物史觀及唯心史觀兩者的限制呈現出來，同時卻也不排斥這兩種史觀各有其「慣用上的範圍」¹⁶。事實上，透過唯物式或唯心式的下層—上層建築模型，僅僅能把握到社會形成變化中有限的一部份；社會形成與變遷的結構對這些單面式的解釋來說是太複雜了。這種說

「邊陲」、「精英份子」與「羣衆」：一方面是支配性理念及利益的「承擔者」及他們的對手；另一方面則是他們可能的「跟隨者」。這種分析架構在韋伯的宗教社會學中顯得特別有利用價值：譬如說，表一中一邊是「正統」與「異端」的對立，另一邊則是行家宗教與大眾宗教的「共同存在」²⁰。

表一 宗教理念承擔者的基本類型

制度的地點 宗教的性質		中 心	邊 陲
行 家 宗 教		正 統 的 精 英 份 子	異 端 的 精 英 份 子
大 眾 宗 教		正 統 的 「羣 衆」	異 端 的 「羣 衆」

上表所列的參考架構可再透過兩層考慮予以擴大。第一，社會形成不只取決於階級、身份階層以及政治黨派，同時也受到價值面向、內心世界之秩序等等的影響。這些精神領域有其自身的「實用性」，因此可以在某些特定的範圍內實現「形式」與「精神」互相親和的關係。第二，這些內在世界的秩序在歷史定義的關係上彼此有著關聯，因此其地位之優劣亦可以有所變化。每當某一種秩序取得了優勢時，它也就支配了某些範圍特定的「生活格式」。藉著這一個擴大後的參考架構，韋伯從世界史的角度來討論宗教與經濟的關係。他所關心的是早期宗教的與經濟的「理念」之間的關